

认识中国系列

精神

中国 心灵

德/卫礼贤/著

王宇洁 罗敏 朱晋平/译

颜玉强/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022305

精神

中国心灵

认识中国系列

德/卫礼贤/著
王宇洁 罗敏 朱晋平/译
颜玉强/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ISBN 7-80105-626-4 I. 中… I. ①卫…②北…

Ⅲ. 中国—现代史—史料 IV. 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7737 号

◎ 中国心灵

著 者 [德]卫礼贤

策划编辑 白昆荣

责任编辑 韦尔立

封面设计 张 朋

版式设计 林 东

责任校对 李兰亭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兆兴中心

印 刷 北京朝阳隆昌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开
11.75 印张 270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05-626-4/G·203

定 价 18.00 元 定价 16.74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定安门内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64010831 64010840

编者前言

自明以降,西方就有传教士和商人来到中国,前者很多是耶稣会士,志在传教,后者大多从事贸易。一些对中国文化有赞赏之心的耶稣会士将一些中国典籍和在中国的见闻介绍到西方,在18世纪末叶曾在西方引起一股中国文化热,但这种更多基于想象而不是实际的热度,不久就渐次消退。商人们对中国的见闻与传教士们的态度却正好相反,他们纪录的大都是关于中国贸易制度和官僚体制的腐败,充满抱怨抨击之词,这种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愈演愈烈直至鸦片战争。在鸦片战争前,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商人们对于中国的认识,还大都处于感性认识上,缺乏对中国文明的整体了解,只是从外部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进行描述。

清末民初,中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处于大变革时期。这时来到中国的西人已不限于经商传教,既有参与晚清政府以及后来初期民国建立行政制度之人,亦有渴望了解中国的西方饱学之士,还有对古老中国充满好奇心的旅行家。在他们眼中,中国不仅是个地理上的实体,还是一个有着古老文化、兴盛文明的泱泱大国,他们通过交往、参与、观察这一正处于变革时期的中国,

FJP/08

各自记录了中国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新旧交替。这些记录很多都是从内部对中国的观察，建立在较为充分的资料和理解之上。其中一些书，至今读来仍然使人兴味盎然，具有借鉴意义和民族自省的价值。

清末民初，来华的西人著作颇多，内容也很丰富，其中既有风土、人情方面的书，也有很多关于中国文化精神方面的著作，学院式分析中国国情的著作也纷纷问世，山川地理游记更是举不胜举。这些著作的很多作者都在当时中国有一定的影响，其中有些人还直接促成中国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我们编选这套《认识中国》丛书基于两种考虑：其一，这些著作能够较客观地反映当时中国的现实，在描写、评价和分析中国时不带有或少有偏见；其二，这些著作大致能涵盖清末民初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变革的内容，使广大读者了解西方人怎样看待这时中国变革的原因、变革中的政治社会文化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20世纪中国的变化和发展与这一时期的变革紧密相关，对这一时期的变革多些角度了解不仅是重要的，也是饶有兴味的。

《认识中国》丛书首推的《中国风情》、《中国心灵》和《解析中国》三书的作者在清末民初都有较大的知名度。莫理循曾任《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卫礼贤则在中国有25年的经历，结交也甚为广泛，古德诺曾任北洋政府的宪法顾问。在《解析中国》一书里收录的《心文》，作者露存是一位嫁给中国人的波兰妇女，在中国生活产生的由感而作也不乏真知灼见。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些作者有些观点现在看来较多偏颇，也有一些是我们不能接受和应加以批驳的，但这些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尽量查考了一些当时的人名地名以及作者引用的警言名句,并力求译文准确通达,但还肯定存在着一些不尽如意之处,希望读者予以指正。

颜玉强

1998年3月1日

北京祁家豁子

译者序

《中国心灵》是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代表作。卫礼贤生于1873年,卒于1930年。在他不到六十年的生命中,有近一半的时间(25年)是在中国度过的。1897年他来到被德国占领的中国青岛,作为同善会的传教士开始在中国传教,并开办了礼贤书院。1922年起又任德国驻华使馆文学顾问。

卫礼贤在中国的日子,正是中国经历着巨大变革的岁月。他亲眼目睹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看到了辛亥革命如何席卷中国大地,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外国人,在历史潮流巨变的时刻,他所做的并不仅仅是袖手旁观。实际上,他非常热情地参与了其中一些事件。他带领教众救助战乱中受伤的民众,利用自己会说中国话这一特长积极调解各方矛盾,还热心地参与当时的教育改革,和康有为、辜鸿铭等著名文人都有不浅的交情。辛亥革命以后,他还在青岛组织了尊孔文社,推劳乃宣主持其事。面对列强争霸、军阀混战、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的中国,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

他在本书中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在中国期间，卫礼贤游遍了青岛附近的名胜。他两次登上了泰山，游历了曲阜，参加了当时衍圣公的婚礼。他还远行山西，参观云冈石窟；南下杭州，饱览西湖美景……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一草一木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中国心灵》一书中，他不仅描绘了中国的政治变革、社会变迁，还为当时的著名人物、名山大川、风俗习惯留下了色彩斑斓的一笔。20 世纪之初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也许卫礼贤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加之他本人中文造诣甚好，对古诗词和其它中国传统典籍非常熟悉，对中国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书中处处可见中西文化碰撞所迸射出的火花。

虽然卫礼贤对中国文化及各个方面看法较为客观，有的方面还极为推崇，但毕竟是站在西方人立场上，有些观点我们不能苟同，读者圣明，自会辨别正误，亦只能将其看法权作参考之用。另外，卫礼贤广闻博识，有些中国历史上的典故，我们尽量查考，但有些用典，特别是些地名难以查对，望者见谅。

卫礼贤一生著述颇丰。除本书外还著有《中国文明简史》、《实用中国常识》等。在这里，我们把他的论著《中国经济心理》一并译出，附在书后，以飨读者。

本书的翻译分工如下：前言、第一至十一章以及《中国经济心理》由王宇洁负责；第十二至二十章由罗敏、朱晋平负责。

译者 王宇洁

前 言

“在中国，百年光阴亦不过弹指一瞬。”这是旧时代远东殖民者的信条，这种态度现在早已过时。今日之中国，生活以一种狂热速度向前飞驰，每一天都有新的事件和新的发展；在日常的混乱和斗争后面，一个巨大的事件正在发生，那就是新世界到来的隆隆脚步声。这个过程开始虽很缓慢，但行动的巨轮却越转越快，这是复兴的巨轮，它旋转着，把旧的一切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又把新的一切从一无所有中培植出来。但新事物并不是自动产生的，它的根仍然在过去，只有懂得阐释进化之根的人，才能从过去中预测未来。

我有幸在中国度过了生命中二十五年的光阴。像每一个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许久的人一样，我学会了爱这个国家，爱它的人民。过去的二十五年之所以特别重要，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新旧交织的时代。我见识过旧中国，它的一切那时看来还将世代延续下去；我也目睹了它的崩溃，看着新生活的萌芽怎么从废墟中生长出来。但是，不管是在新中国还是在旧中国，有一个因素是共同的，那就是处于进化过程中的中国人的心灵，这种心灵

尚未失去它的文雅与冷静,并且我也希望,永远不要失去它。如果读者能从这本书中领略到中国心灵的方方面面,那么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926 年

目 录

编者前言

译者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初到东方.....	(1)
第二章 新时代的诞生	(12)
第三章 中国的改革	(21)
第四章 革命	(34)
第五章 你方唱罢我登台	(44)
第六章 新的中国	(54)
第七章 孔府之旅和孔子后裔的婚礼	(71)
第八章 圣山	(87)
第九章 云岗石窟——我的日记片段.....	(100)
第十章 中国的农村生活.....	(117)
第十一章 青岛的故人们.....	(132)
第十二章 亲王.....	(150)
第十三章 乞丐、窃贼和强盗	(162)
第十四章 在华传教士.....	(176)

第十五章	秀美的园林·····	(188)
第十六章	北京·····	(206)
第十七章	神秘主义与宗教运动·····	(226)
第十八章	生活之网·····	(242)
第十九章	社会交往·····	(262)
第二十章	东方和西方·····	(282)

附录:中国经济心理

导论	心理与经济·····	(301)
第一章	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心理影响和经济影响···	(306)
第二章	中国农业及其心理影响·····	(314)
第三章	手工业和心理·····	(334)
第四章	商业、交通及其心理影响·····	(342)
第五章	人口过剩及其经济和心理后果·····	(354)

第一章

初到东方

中欧的迷雾在地平线那边消散了，在意大利的欢歌笑语和蓝天皓月中，我做好了前往美丽的东方的准备。我是乘坐那种老式的劳埃德船社的轮船到达中国的，这种轮船以它无可比拟的舒适而著称。海上的航行充满了各种平淡无奇又形形色色的事物：飞鱼，过往的船只，磷火，南十字星座在遥远的天际闪烁，一望无际、永远是一副面孔的大海，短暂的到港停留，繁密茂盛的热带植被……

上海的喧嚣是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但是我在那儿耳闻目睹的还不是真正的中国。这个城市是英国人的刻板作风（英国人把这种作风带到了他们落脚的每一个地方）和一个孤立无援的中国海港居民的嘈杂相互妥协的产物，这种妥协和彼时在上海街头听到的那种语言——洋泾浜英语不分轩輊。洋泾浜英语是恶俗俚语和汉语句法结合的一个可怕的畸形儿，亦是东西方商人相互蔑视的产物。从那时到现在，洋泾浜英语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学会了英语的习惯表达法，也许还有美国英语，他们带着同情和蔑视的眼光看着落后的欧洲人。欧洲人应该以那种老式的野蛮作风让别人知道自己。我离开了这个

黄浦江边混乱繁忙的城市继续北行，我乘坐的是一种往返于上海和北方外港的海岸小火轮。一日，烟笼雾罩的崂山忽然升起在海面之上，不一会儿小火轮到达青岛，旅客们下船登上舢板，这是一种平底、划桨的小船，小船随波起伏摇摆，到岸方息。

此时正是在黄海殖民的第一个时期，偌大中国面临欧洲列强的瓜分，而青岛正是德国进入中国的一个入口。事实证明，对战利品份额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人显示了他们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的抵抗能力，这种能力，在中日战争之后并未下降。青岛是施坦勒教团的几个成员落入山东内地的强盗之手并遇难之后，作为一种惩罚被占领的。专家们宣称，此地非常适合建造大范围的港口设施，然后占领才得以进行。

冒险的欲望充斥在新殖民地的空气里。不多的一些德国人住在青岛胶州湾以南的一个小渔村，他们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大家庭常有的那种吵吵闹闹在这里表露无遗。欧式房屋一间也没有见到。旅馆和其他几座建筑尚未完工，人都住在中国渔民简陋的茅屋里。因为我的房间还没建好，我就先被领到那个叫安琪儿的旅馆。殖民者坐在这里整夜酗酒，筹划这，筹划那，对穿着黑衣服，戴着黑手套，在深不可测的烂泥路上深一脚、浅一脚跳跟而来的新来者议论不休。然后他们拍拍身上的尘土，赶走苍蝇，跟你打声招呼，有时候还会问问你是不是从海路来的，海上生活怎么样。

对想在这儿睡个好觉的人来说，安琪儿旅馆实在太简陋了。头一个晚上我进卧室之时，砖地上只稀稀拉拉铺了些稻草，耗子在床下和纸糊的顶棚上吱吱吱叫个不停。门也锁不上，不过我还是很快进入了梦乡。

尖利的鸡叫声吵醒了我。我揉眼睛的时候，一只公鸡就站在

我的床边打鸣，一群母鸡则在地上刨个不休。这些“伙伴”是那些日子我在青岛遇到的最讨厌的玩艺儿。街道正在修建，山上开着又宽又深的沙沟。对一个满脑子计划、故地重游的殖民者来说，溜到这些个沟里，因陋就简地在沟底睡一宿，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只是这么干有时未免会碰上这样的尴尬事：另一位先生也溜到这条沟里，打搅了你的好梦，并对你的抗议充耳不闻。

我的任务是呵护在殖民地的德国人的灵魂，并督建校舍。礼拜在海军兵营的骑术学校里进行，也没有辜负大部分参加者的热情。整个学校有三个德国男孩，每个孩子就是一个班，三个女孩，一个说德语，一个说英语，另一个则说中国话，还有一个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小儿子。所以无论如何还有一些多样性。上课之前颇耽误了一段时间，因为青岛的村庄正流行伤寒和痢疾，学生家长怕传染。这也不能怪他们，特别是此时已有大批海军士兵死于这类疾病。

这样我就有充足的时间从事另一件事，那就是学习汉语。我学汉语认真到这种程度，以至于我觉得有资格说连睡觉都在学。那时候还没有多少合适老师。人们请一个中国塾师，或者一个不知何方神圣的书手，他往课本前一坐，念一句，其他人跟着他念一句。彼时的课本系美国传教士马蒂尔所编，名叫《国语教程》。开首一句是：一个人，两个男人，三个女人，四个门。这些句子未免过于深奥，特别是上课时间正是下午的前半段，气温高达华氏80度。开始的时候老师和学生干劲还比较高。这得归功于那些盘旋飞舞的苍蝇。这里的苍蝇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灰色的，其出众之处是叮上人就粘住不放。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绿豆苍蝇，油绿色，迟钝的大红眼闪着兽性的邪恶。这些动物的唯一美德是它们还没有长得像老虎一样大，但就这样已经足以把好多人带

到地狱里去了。晚上，蚊子代替了苍蝇，偶尔有壁虎出现于墙壁，伺机捕食睡着了蚊子。这时课程以对话节奏进行，老师说：“一个人，两个男人”，学生跟着说：“一个人，两个男人”。我猛然惊醒，就像磨坊里水轮停止转动时人猛然惊醒一样。我发现，老师在角落里打盹，打鼾的声音从他那儿传过来，居然还是：“一……个……人……”这种学习汉语的方法，靠的是对下意识的影响而不是智力，但中国人居然实践了几千年。走近任何一所中国学校就像走近一个巨大的蜂箱，远远地就有嗡嗡声传来。再走近点，那声音就和一个乡村集市一般无二。小学童各自念着自己的课文，但对所念的玩艺的意思没有一点概念。老师则坐在角落里，沉浸在对自己的深深冥想之中。那正是一个人的幸福时光，中国儿童就是这样学会了语言。对于汉语，首先你有什么东西想说，然后你才想到正确的表达法。不要带着自我意识去学，学它的意思而不要纠缠个别表达法，汉语就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对于好奇的研究者，这种语言的陷阱之多，足以让最现代的方法失灵。

学习不时会被打断。一个晴朗的夏夜，我正坐在桌前温习汉语课本，几匹骏马突然从我窗前跑过。中国马就像中国的任何东西一样，都和它欧洲的同类有些小小不同，但又足够类似，让你晓得最终它们是同一物种。比如中国马就比欧洲马个头小，也不是那么优雅高贵，但却难以置信地吃苦耐劳。它们供人役使，骑乘或拉车，驭者能忍耐的它们就能忍耐。它们甚至并不要求太高的驾驭技术。你要做的只是高踞马背，奋力向前，不要害怕。如果这匹马知道你具备这些素质，它就会戏弄你，偷懒，不听话，有时候还会把你从马背上扔下去。我到后来才明白了中国马的心理。那几天我只是看着这些美丽的动物哀伤地奔跑着，不知到

哪里去，直到它们的身影深深地融入夕阳的余辉里。一种冒险的欲望抓住了我。我派我的中国仆人去打听，这些马是否可以租用，他快活地跑回来，说诸事皆备。我俩很快就出游的目的地达成一致。我的中国仆人建议到即墨镇，我表示赞同。我知道他之所以这么建议，是因为他就是那个镇的人，他想利用这个机会休个假。但第一次骑马出游就到九十里地（大约三十英里）外并不十分明智，何况太阳已经偏西了。但是每个欧洲人都会认为他的“崽”（这是西方人给东方仆人的名字，不管年龄大小）在某些事情上还是技高一筹，他不光知道明天是晴还是雨，而且在你买中国艺术品的时候他还是个好顾问；事实上，在任何难办的事上，他都有满脑袋瓜的好主意。就像我的“崽”刚说的，我们骑马到即墨去，那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咨询了一个朋友，他不赞成我涉险，但他的话也抵不上我的仆人的建议，因为，那正是我要见识的事物。我学会了骑马快跑，我们的牲口健壮有力，调教得当，偶尔有点野性难改，但无论多重的担子压上去，都能健步如飞。它们对路途很熟悉，轻微的驾驭动作，无论是让它缓行还是疾驰，都不起作用。我的马对我这个新骑手的反应，大概和它常驮的一堆东倒西歪的货物差不多。我只好放任自流，尽情享受在这块未知的异地策马奔驰的快乐。不一会儿，峻峭的山脊和广漠的平原都被我们抛在了身后，崂山的顶峰，在夕阳紫金色的光芒里熠熠生辉。田野里长满了玉米和高粱。高粱在夏季的雨水里长得如此之高，骑在马背上都望不过它的顶。我还看到了大豆、花生等各种各样有用的作物，果树也很多，有又香又甜的山东鸭梨，红光闪闪的柿子，这玩艺和中看又中吃的西红柿还不一样。它们长得到处都是。地平线上村庄相连，全都被又高又密的树木包围着。青岛地区的房屋都是花岗岩建造，附近的山全是这种石